

鷹揚情天

維琴尼亞・荷莉◎原著
丁洛琳◎譯

浪漫經典36



Virgi

林白出版社

中華

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symmetrical floral and scrollwork patterns, framing the title text.

鷹揚情天

The Hawk And The Dove

• 浪漫經典 36 •

鷹揚情天
The Hawk And The Dove

原著者：Virginia Henley

芷莉

譯

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浪漫經典之 36

鷹揚情天

The Hawk And The Dove

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

第一版 1988・12月

第二版 1992・4月

原 著：Virginia Henley

譯 者：丁洛琳

主 編：楊孟華

執行編輯：林春杏

美術編輯：鄭傳旺

校對：楊正儀 李靜娟

周貝桂 林春杏

發行人：林竺霓

發行所：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

電話：(02) 7765889-0・7754407

傳真：(02) 7712568

劃撥帳號：0014980-9

發行字號：局版台業字883號

排版者：鴻霖電腦排版公司

地址：北市安和路88巷16號

足 印 經 典 叢 書 三 四

初版：八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國際書碼：ISBN 957-593-256-0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社法律顧問：許文彬律師

倘有倒裝、缺頁、污損請寄回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爲了一小塊土地，她被人買下，然後又遭拋棄：一位被當做貨物般交易的新娘，結婚時，新郎由別人代理。她決心復仇！天真純潔的畢莎若爲了逃離殘酷冷漠的家庭付出了慘痛的代價；而秀髮如焰，雙眸如玉的韋莎倫則會震驚女王的宮廷：她將引誘不知情的狠心丈夫，成爲他的情婦——並使他成爲她的奴隸。

女王最爲器重的「海神」，氣宇軒昂，無人能及。他以渾身的威嚴和強橫的撫觸佔有了莎倫，甚至不知道她早已是他的妻子。費爾摩斯令，如何克敵制勝。然而，當那位恍如火焰般的美女控制了他的心，燃起他的情焰時，他知道自己會陷入無情的愛之網中嗎？





一五八六 英格蘭 查特漢

春天尚未到來，河岸仍結著碎冰，兩個年輕人騎馬奔向馬廐，坐騎呼出的氣息在空氣中凝成白霧。

廐內的暖意混合著馬匹及皮革的味道包圍住他們，刺激著他們的感官。那個英俊的青年握住美貌少女的雙手，將她拉向他，他知道自己再不品嚐她就要發瘋了。「莎若——」他的呼吸襲向她的唇，終於融合在一個兩人都期待許久的親吻中。

她的雙臂圈上他的頸項，他的手則由她的背上滑至胸前。他喉中低聲呻吟著，將他美麗的折磨者拉倒在乾草堆上。

莎若深受誘惑，她以前從未有過這種筋軟骨酥的感覺。「安德，不，我們不能。」

「求求妳，莎若！求求妳！我會來提親的。」他再度覆住她抗議的嘴，摸索著解開她騎

裝的釦子。他才解開三顆，她就找回力量掙脫了他。

她並非不相信他，她知道他會遵守諾言前來提親。但其他人也來提過，卻全無結果。現在她緊緊握住他的雙手，憐愛地抬頭笑他。「你其至還沒向我求婚呢！」

「莎若，吾愛，妳願意嫁給我嗎？」

那些話在她心中回響，而後在她視而不見地瞪向窗外時，那一幕漸漸消失。她強自忍住淚水，以免有人懷疑她在哭。她寧可死！

這羣女巫！畢莎若想道，幾乎按捺不住她惡名昭彰的脾氣。她緊咬著牙，在美麗的起居室中面對四個同母異父的姊妹。母親第一次婚姻生下的兩位姊姊黑髮黑眼，性情狡獪。出自母親的第三次，也是這一次婚姻的兩個妹妹則金髮俏麗，驕縱自私。

她們聚在一起討論不久之後的婚禮細節——賓客名單、寫邀請函、選擇衣料等等。她們嬌弱的母親畢玖莉早以頭痛為由告退了，她從來沒辦法同時應付五個女兒。

「這是陰謀！」莎若怒叫道，她宛如熔化的紅銅般的秀髮在肩上飛揚。「妳們該死地知道桃紅色讓我看起來可怕極了，而這正是妳們選它的原因。」

「韋莎倫，立刻停止詛咒！」二十二歲的大姊珍妮嘶聲道。

「妳敢叫我莎倫！」（譯註：「莎倫」原意爲「軍刀」）妳們這些傢伙能教聖人也詛咒。」莎若狂怒地叫道，雖然她並不反對恢復生父的姓。

「聖人？」她們縱聲大笑。

「聖人？」珍妮重複道。「妳比較像魔鬼的孩子，韋莎倫。」她惡意地加重後面那兩個字。

「這個綽號是妳自己贏來的，」最小的安妮嘻嘻笑道。「珍妮，當她爸爸死了以後，她拖著他的軍刀在屋子裡走了幾個星期，甚至堅持跟它一起睡，這是真的嗎？」

「是真的，而且她才四歲大。她那可怕的脾氣鬧得全家鷄犬不寧，把可憐的母親嚇壞了。而且她還故意用軍刀傷害僕人。」

「如果妳不住嘴，我就立刻去拿那該死的東西！」莎若威脅道。

「如果妳再詛咒，我就要告訴父親。」珍妮站起來恐嚇道，書桌上的紙張四散紛飛。

今年春天既悶又溼，令莎若感覺快窒息了。此刻她怒髮衝冠，雙頰發紅。在企圖用深呼吸使自己平靜下來時，她高聳渾圓的美麗胸部猶因怒火而顫動，二姊瑪格帶著惡意的嫉妒注視著。「莎倫的頭髮那麼刺眼，不管我們選什麼顏色都是一場災禍。我們都知道不是伴娘衣服的颜色讓她生氣，而是有人來替貝芙說親、新娘卻不是她的事實。」

「這不公平！」莎若叫道。「安德應該是我的丈夫。珍妮和瑪格結婚後，就該輪到我。我快二十歲了！貝美只有十五歲。」

姊妹們對這點大覺有趣。「妳是在作夢，韋莎倫。永遠不會有人來替妳提親。妳那愛爾蘭父親沒給妳留下任何嫁妝，而且方圓幾哩的人都知道妳是個怪物。」珍妮指出。

畢牧師打開書房的門，他本來在那裡面正設法寫出一篇下星期日要用的佈道詞。這個女孩又在惹麻煩了，他是他完美婚姻的眼中釘，肉中刺。他高大的影子落在門口時，莎若正好叫道：「我的愛爾蘭父親，卻是我母親唯一因愛情而結合的丈夫！她嫁給第一個是爲了錢，現在這個則是出於尊敬。妳們是四個嫉妒的女巫！」

女孩們的父親下了一道真言：「道歉！」

莎若眼中帶著懼意，猛然轉身。然後，決定要反抗他，她挺直身子，輕聲說道：「抱歉……我因她們是嫉妒的女巫而感到抱歉。」

他的嘴殘酷地下彎，毫不遲疑地下了命令。「把她帶進來，按在桌子上。」

她輕而易舉地就甩掉兩個姊妹，但她們的父親殘忍地捏住她的頸背，伸手拿藤杖。她們愉快地按住她，讓她接受其他人從來不必忍受的責罰。牧師用力揮動藤杖。莎若感到血液上衝，但她絕不會讓她們如意地看她昏倒。

「回妳房間去，小姐。」牧師最後命令道。「她身上有魔鬼的印記。」這些話跟著莎若上樓，像是火星落在火藥上一般點燃了她的怒火，她立誓要報復。

莎若摔上門，立刻打開窗戶，從巨大的山楂樹上爬下來，奔向馬廐。她抓過一副馬銜，沒有浪費時間上鞍，就騎上「安息日」，身子俯得低低地以保護她作痛的臀部，然後像風一般衝向美麗的樹林。

她一路騎到林中一座偏僻的小湖旁邊。她滑下馬背，將馬兒繫在可以吃到嫩草的地方。她的繼父很高興她將坐騎取名為「安息日」。她唇上泛起一個神秘的微笑。他要是知道這匹馬的全名叫「黑色安息日」的話，不知會如何地暴跳如雷。

她在湖邊蹲下，彎身掬取清涼的湖水洗臉，望見了自己的倒影。「我並不醜。」她叛逆地說道，然後想到姊妹們的美貌而嘆息了一聲。

事實上，她的容貌和身材都比她們美得多，然而多年來受人鄙視使她失去了信心。她的姊妹們迷人，但比較起來她更獨樹一幟。她的秀髮像是熔化的火燄，雙唇豐潤美好，深色的秀眉和長睫更強調出她的綠眸。她左眼下方的顴骨有一顆美人痣，然而她的家人們說那是魔鬼的印記。在一陣衝動之下，她很快脫下衣服，赤裸地滑入清涼、舒適的湖水中。

兩雙鴨子急急游入草叢間，她微笑起來。身心都冷靜下來之後，她望著湖面上色彩斑斕

的蜻蜓。也許自己是邪惡的，她想到。她不是以母親之名偽造了一封信給在女王宮中的艾凱蒂夫人嗎？凱蒂是她母親第一任丈夫的妹妹，十年前她嫁給了顯赫的艾爵爺，現在擁有女王服飾女官的崇高頭銜。她真是飛上了高枝！

莎若冒母親之名，寫信提醒凱蒂她是五個可愛女兒的母親，並懇求為其中之一在宮中謀得一席之地，無論地位多低都沒關係。她模仿母親的口氣說要為女兒們找到合適的丈夫有多麼不易，而且暗示在伊莉莎白女王宮廷中的六百位紳士可能有一位正適合她甜美有教養的女兒。

莎若送出那封信已經有兩個月了，她留心地準備攔截艾夫人的回音。

她正幻想著自己身著華服，在女王宮中與英俊的貴族翩翩起舞時，一聲槍響驚破了她的美夢。一隻可憐的鴨子從天上掉到水中，令她驚呼出聲。放槍的人聽見了，走到水邊。那是瑪格的丈夫約翰。

「莎倫！老天，妳光著身子！」他舔舔唇，感到自己對誘人的妻妹堅挺的反應。

「滾開！」她叫道。

他的獵犬游過去撿拾死去的水鳥，約翰卻只望著眼前的精靈。這個英俊的年輕人狡猾地一笑。「只有一個辦法可以使我閉嘴，甜心。」

「回家去找你的妻子！」她冷漠地說道。

「妳應該是我的妻子，莎倫。我先向妳提親的。」

「廢話！你一發現我一文不名，立刻就抓住了瑪格，她可是千金小姐呢。」

「那是父母安排的，我別無選擇。對我好一點，莎倫，妳知道妳使我心碎。」

「我倒想把你的頭打碎，你這個色狼！」

「我要過來了。」他露齒一笑，邪惡地彎身脫靴子。

雖然恐懼緊攫住她，她的心在胸口瘋狂地跳著，但她絕不讓他看見她害怕。「柴約翰，如果你再接近，我的嘴可不會閉上！」

他只遲疑了一秒鐘。「妳不敢讓那可敬的牧師知道妳在林中裸泳。」

「他能把我怎麼樣？打我嗎？我今天已經被打過了。」她勇敢地反駁。

他脫下衣服跳進湖中。莎倫很快潛入水底，一直游到三十呎外的岸邊才冒出頭來。她匆忙穿上衣裙，幾乎在他看到她之前就上了馬。

「莎倫，救我！我的脚被水草纏住了。」他叫道，她在他的聲音中聽見惱怒。

她一面笑，一面輕踢「黑色安息日」的側腹。「我希望你永遠也解不開！」

過了三天，當上帝的怒火始終沒降到她頭上時，她以為自己逃過了那段小插曲。她抓住

她母親和準新娘貝芙到格魯塞斯特城內去選床單、寄婚禮邀請函給畢太太三次婚姻所帶來的五親六戚的機會，到格城去取教堂的信件。

從倫敦來的郵車停在天鵝客棧。莎若很快地在寄給教堂的文件中搜尋著，她的手指觸及等待已久的艾夫人來函時，心猛跳了一下。她把信塞進領口裡，感覺上它似乎正灼燒著她的胸口似的。她拿著其他信件走回馬車交給母親。

她的心歡唱著，即使得去拜訪些可怕的表姊妹也未曾減低她的快樂，而且對那些有關婚禮的無聊閒談充耳不聞。貝芙穿一件淺藍色的絲衣，外加相配的長外套，連藍緞鞋也是成套的。她還故意蹣起腳來讓大家都看見她淺藍的襪子。

當一位表姊開口時，莎若的思緒由那封信上轉了回來。她說：「這件酒紅色的衣服不合妳古怪的髮色，莎倫。在瑪格把它給妳以前，穿在她身上好看多了。」貝芙和她的表姊妹們吃吃而笑。

莎若甜蜜地回道：「但我的上身比較挺，妳們不覺得嗎？」她刻意掃視每個女孩的小胸部。

這個遊戲的名字叫做洩恨。另一位表姊開口道：「貝芙要結婚了，妳一定非常沮喪。很快地安妮也會被人娶走，妳就只好留下來當老處女了。」

上帝！她好恨她們。她雙頰泛紅、高傲地說道：「我才不沮喪，因為我可能不久之後就要進宮了。」這些話說出來時她恨不得咬掉舌頭。她有說出腦中第一個念頭的習慣，而這習慣總使她惹禍上身。

貝芙笑道：「哇，莎倫，這可是吹牛不打草稿哩。」

她的表妹因莎倫的話可能有一絲真實性而立刻嫉妒起來，對貝芙說道：「我怕莎倫是作夢作昏頭了，格魯塞斯特的瘋人院裡有很多這種人。」

「妳常去瘋人院嗎？妳竟沒被誤認為是裡面的一份子而被關起來，多奇怪啊！」莎若輕描淡寫地回道。

「如果妳不守住妳的舌頭，韋莎倫，我要叫爹地再打妳一頓。」貝芙恫嚇道。

「打？」她的表姊妹們喘不過氣來地問道。

「我們把她壓在桌上，爹地用藤杖打她的屁股！」

不知怎地莎若的茶杯從她手中滑下，裡面的茶水不僅毀了貝芙的絲衣，也毀了這個下午的聚會。每個在場的人都發誓這是意外，然而她們心知肚明。貝芙歇斯底里地又哭又鬧，畢太太無計可施，只好連聲道歉，帶著兩個女兒火速離開。

畢玫莉頭靠著馬車的天鵝絨墊，閉上眼睛。莎若覺得內疚，因為她知道母親素來嬌弱。

貝芙繼續說個不停，莎若橫了她一眼。「妳再不閉嘴，我就把妳的嘴塞起來。」貝芙靜靜地坐回去，一面抽噎。沒有姊妹們撐腰，她膽氣全無。

馬車回到查特漢，畢太太催貝芙回屋裏設法拯救她的藍絲衣，莎若則跟著馬車走到馬廄。她從胸前掏出那封寶貝信件。

她急切的雙眸掃視內容，跳過繁瑣的問候語和閒話。啊，就是這裡——

……身為女王陛下的衣飾官，我的確需要許多助手，而我很樂意接納妳的女兒，如果妳決定將她送進宮。我知道妳會珍惜我所提供的大好良機，而且我可以保證，一位血統高貴、教養良好的淑女在宮中會有許多結婚的對象，那是在其他地方不可能遇到的。我們會一直在格林威治待到倫敦太熱了為止，那時我們將遷地避暑。所以我敦促妳盡快讓女兒出發，我將全心歡迎妳的孩子。我只要求一件事，親愛的玫瑰，別把那火爆脾氣的紅髮女孩送來。我需要溫順聽話的淑女，妳我都知道「軍刀」兩者俱缺。

莎若讓信函自手中飄落，一滴淚珠滑過面頰，她所有的美夢和計劃全都灰飛煙滅。幾乎過了一個小時她才回過神來，馬匹和皮革的氣味刺激著她的鼻子。她深深嘆口氣，慢慢走回

屋中。經過繼父的書房時，他冰冷的命令傳入她耳中：「進來！」

她推開門，遇上他的眼神。突然間她知道三天的緩刑期過去了，他知道她在湖中裸泳。她動也不動地站著聽他永無休止的訓話，只想趁早知道她的懲罰，早點了結算了。

她是左鄰右舍談論的醜聞，她的舉止放蕩、邪惡、怪異，她是魔鬼的工具。她那章家的愛爾蘭血統腐敗，所以她對教誨或是責罰都沒有反應。她聽著他列舉她長串的罪惡，等待宣判。他的聲音不帶怒意，但對她而言卻比鞭打更可怕。

「我要取消妳的一些權利，從騎馬開始。爲了確定妳服從，今天我已把妳的馬賣了。」

「不！」她震驚地低語。「你把牠賣給誰？」她的心尖叫地抗議。

「安靜！」他命令道。

她淺綠色的雙眸眯了起來，倨傲地朝他微微屈膝，優雅地離開。查特漢是個小鎮，她很快就可以發現「安息日」到哪兒去了。此刻她無計可施，但她下定決心無論是從地獄還是刀口上都要找回她的馬。等她終於找到的時候，卻不得不接受她只能偶爾走個兩哩路去看牠的事實。

貝美的婚禮近了。浪費鋪張的每個細節讓莎若反感至極，只希望這一切早點結束。她的